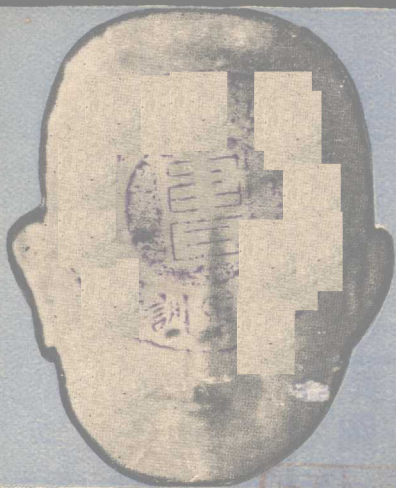


名人傳記之三

# 園寺

張迪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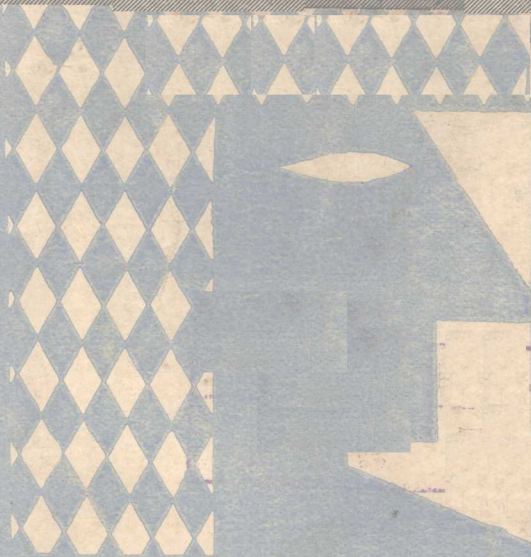
099.50



新生命大衆文庫

樊仲雲主編

新生命書局發行





1700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當代名人傳記之十二)

西園詩

實價一角五分

版權所有

著述者 張迪虛

出版者 陳寶驊

發行者 新生命書局

不准翻印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 武昌橫街 新生命書局

門市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 新生命書局



富田寺方聖時年八十二

西園寺的墨跡

石門詩史卷之五 胡少修歌 勸飲歌  
泉如沈不沈 相寫心以觀之 之如如

桂月  
陶在路書

# 西園寺目次

## 1 寺園四

- 一 最後的元老……………一
- 二 德大寺家的二公子……………五
- 三 看得很清楚的孩子……………八
- 四 做了幾個月軍人……………一九
- 五 留學熱……………二五
- 六 巴黎生活……………三四
- 七 自由的碰壁……………四三
- 八 世界主義者……………四九

- 九 政友會的救主……………五五
- 一〇 劃時代的內閣……………六二
- 一一 退隱林泉……………七〇



一 最後的元老

一九三三上半年的世界大事，除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希德拉握得德國政權之外，日本齋藤內閣危而復安的一段歷史，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罷。在多事的五月裏，受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的反對，大



家都以爲這個內閣，非倒不可了。然而結果出人意外，自從齋藤首相離開東京，到海邊的一個小鎮，叫做興津的，去跑了一趟回來之後，他的風雨飄搖的內閣，忽然穩定起來了。

我們知道，這是因爲有一個隱居興津的元老，在幫齋藤的忙。

也就是這個元老，當一九三二年五月，犬養首相突遭暗殺，舉國驚惶之際，從興津趕到東京，於最短期間，決定新內閣的人選，因此安定了日本混亂的政局。

這個元老是誰呢？何以會有那麼大的權力呢？

他便是我們所要講的西園寺公爵。

原來日本這個國家，其政治制度，是非常特別的。她有一個民選

議會，同時却有一個權力至高無上的元首，名稱叫做天皇。天皇有一個最高的諮詢機關，叫做樞密院，同時却有一種地位比樞密院重要到不知多少倍的諮詢人員，那就是元老。當組閣問題發生的時候，照例先由天皇上詔，命元老詮衡人選，入宮奏請，然後再頒大命。此外關於財政、外交、軍政的大政方針，亦必須經過元老的決定，方纔可以施行。所以元老在政治上的地位，好像僅次於天皇，他的權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日本起初本有好幾個元老，後來逐漸凋謝，終於只剩了西園寺一人。

西園寺以大正九年，受敕封爲公爵。他在青年時代與中年時代，都做過很大的事業，及至老年，依然爲國奔走，不辭勞瘁。一九三二年

入京詮衡大養的繼任內閣時，他的年齡已八十五歲了。日本人對於這個齒、爵、業三者都已到達頂點的『園公』是沒有一個不表示欽敬的。還有一層，元老制度，在憲法上並無規定，據說將來決定不再繼續，所以西園寺不僅爲現時唯一的元老，亦爲日本史上最後的元老，這也是日本人珍視西園寺的一個原因。

然而西園寺可以寶貴之處，猶不止此。當他出世之日，日本正處於多難的時期中，國勢陵夷，外侮紛至，這時候的日本，是好不了現今的我國的。自從他十九歲參加維新運動起，中間經過中日、日俄兩戰，以迄於今日，他的勳業，一天天的隆盛起來，而他的國家，亦在此數十年間，由貧弱之邦，一躍而儕於一等國，分得了世界列強之一席。所以

西園寺的一生，實交織着一部日本的發達史。這纔值得他本國人的謳歌禮讚呢！

誰想知道日本國運發展的經過嗎？那末請先讀西園寺個人的歷史罷。

二 德大寺家的二公子

西園寺公爵，以嘉永二年（西歷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生於日本有名的貴族德大寺家，爲德大寺公純的第二子。照日本傳嫡不傳庶的慣例，他是已經失了承襲爵位的權利的。然而很幸運，出世沒有多久，就被另一個貴族領去作養兒，德大寺家的二公子美

丸，一變而爲西園寺家的法律上的承繼者了。

西園寺這一族，系出平安朝時的閒院家，此後代出顯貴，就中有一個位至太政大臣的，造了一所宏大無比的佛寺，纔替他們的後裔，留下一個不朽的族名。與德大寺族一樣，西園寺族是日本『九清華』之一，這兩族在血統上本同出一系，而西園寺的養母，又爲德大寺家的人，所以西園寺以德大寺家的骨血，入繼西園寺家的名位，說起來是有緣由的。

嘉永四年一月，西園寺的養父師季逝世了。西園寺於是以四歲的孩童，受封爲五等爵，同時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望。兩年之後，他被任爲童年的侍從。那時他只有六歲，當然不能出入宮禁，履行侍從的職

務。他的日常功課，便是做出各種惡作劇，給與爵邸中的家臣使女以許多麻煩。住在西園寺爵邸隔壁的路小綾，常常訓誡他的子女說：

「別學西園寺的行爲，要像德大寺那樣纔好哪！」

誰又知道西園寺日後的成就，竟超過他的哥哥德大寺實則百倍呢？

西園寺一到九歲的時候，便舉行一次薙去額髮的典禮，結束了他的頑童生活。接着以極隆重的禮節，第一次登殿覲見皇帝，謝欽賜右近衛少將之恩。四年之後，他開始入宮值差。原來日本的年輕貴族，一到相當的年齡，便須輪班進宮，聽候皇帝使喚。他們的職務十分瑣碎，例如捧茶給大臣之類。但西園寺因爲生得聰明可愛，竟蒙皇帝破

格優待，得免於那些賤役。

第二年十四歲，他已是右近衛中將了。

三 看得很清楚的孩子

西園寺五歲的時候，彼里的兵艦已經來過日本。其實這個美國的海軍提督，只在日本住了十天，把美國總統的信遞了就走。可是這樣一來，却忙煞日本的天皇，他正式禱告神靈，祈求那些蒸汽推動的怪物，勿再從東方來。而人民給這事所引起的注意，也不下於他們的元首。怎樣抵禦外國人的兵艦，便成爲他們日常談話的中心。可是一直過了好幾年，他們還是討論不出什麼來。有些人只希望自己有神

仙般的法術，把外國人的兵艦，連船帶人的，擒捉過來。有些人提議在沿海岸一帶，造起密集集的籬笆，抵禦從兵艦上發來的槍彈。但到後來，他們覺得前者只是一種空想，而後者也未免近於滑稽，終於想起利用他們原有的武器，去抵當外國人的槍砲。當時有一個著名的弓箭手，名叫檜崎的，據說有百步穿楊的本領。他招了許多學生，傳授箭術。在這些學生中，很有幾個出身貴族的青年。一天，一個從檜崎學箭的青年貴族，跑到西園寺那裏，訴說檜崎的本領，如何如何的高強，弓箭如何如何的勝過外國人的槍砲。意思是勸西園寺也加入去學。西園寺靜靜地聽完了那個人的話，便開口問道：

「檜崎先生的本領，在我們國內，一共有幾人呢？」



「聽說只有五六人，」那個人答。

「學習弓箭，雖然不敢希望學到百步穿楊，但也總應該獲得相當程度，方纔不負學習的初意，請問要達到這目的，共需要多少時日呢？」西園寺又問。

「七八年，」那個人又答。

於是十四歲的右近衛中將用了靜靜的調子說道：

「那麼，弓箭不是比槍砲笨得多嗎？槍砲是無論何人，至多數月，便可學會，而弓箭則就是有絕頂天分的人，恐怕也不是一年兩年內就能嫻熟。還有一層，槍砲的練習，程度上決不至發生很大的差異，而弓箭則手段有高有低，等級萬殊，要訓練一千個程度整齊劃一的弓

箭手，那簡直是一種奇蹟！所以我們此後是只能用槍砲的！

只說得檜崎先生的高足無話可對。

謝謝彼里的兵艦，西園寺不但於任右近衛中將時，知道日本應該廢弓箭而用槍砲，而且在十九歲那年就跳上日本的政治舞台。

原來日本在彼里的兵艦未來之先，整整兩個世紀，天皇只做了一個名義上的元首，治理國家的實權，操於幕府將軍的手裏。自一八五三年以後，煊赫一時的將軍，忽被人民罵做「外國人的朋友」而驟然失去了他的勢力。反對將軍的空氣，日漸濃厚。勤王的呼聲，一天的加高。到了一八六七年，德川系的十四世將軍慶喜，遂聽從一個年老的諸侯的勸告，對皇帝上了一本奏章，表示願將國政奉還。碰巧

那時候的皇帝，是一個聰明能幹的青年。他接到慶喜的奏章，立即頒布王政維新的大令，同時發表一批參議，表示推行新政的決心。西園寺便是其中之一。

西園寺當然非常高興，這並不是因為他以不滿二十歲的青年，居然也與朝廷大老，同列參議的要職，而是因為朝廷此後將推行新政。新政這名詞，對於西園寺，是多麼具有吸引力啊！他的腦中，完全給這兩字所佔據了。

緊接着王政維新令的頒布，參議都奉旨進宮，開所謂御前會議，決定如何處置將軍的問題。

會議是在皇宮中最裏面的一個宮殿舉行的。西園寺到那裏時，

他的同僚，差不多已經來齊了。他認得他們，有的是皇族，有的是貴族，有的是藩士。他知道他們出身雖然不同，但大家都有一顆替新政府效勞的心。與同僚招呼了一回，西園寺便坐下來，靜靜地聽他們說話。

那時剛只過了中午，離開在夜間舉行的會議尚早。他們縱談了一會，忽然有人提出一個舊時的禮節，要求大家與以注意：

「照向來的規矩，布衣的藩士，在參見皇帝時，不能與貴族一同站在殿上，他們只能站在鋪着席子的宮殿前庭。我以為這個禮節，必須繼續遵守。」

「好！不錯！」立刻有許多附和人附和着。

西園寺再也容忍不住了：

「藩士和我們同樣以參議的資格，為朝廷服務，却沒有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權利，這真是一件怪事。既然許他們參贊國事，就該准他們昇殿！」

幾句話攪怒了德大寺實則。他厲聲責問西園寺道：

「如果照你的意見，那麼大久保將來可以做大納言，西鄉將來可以做中納言了，這還成話嗎？」

大久保利通與西鄉隆盛兩人，都係藩族出身，如果做起大納言與中納言來，照向來的規矩，的確是不成話的，然而西園寺却冷冷地反駁道：

「當然可以！他們將來是儘可以充當大臣的，要不然，怎樣叫做

新政呢？

突然間，一座都靜默下來，西園寺的意見是通過了。

西園寺和他哥哥間的辯論甫告終結，立刻又在皇帝面前，展開激烈派與溫和派間的舌戰。當時激烈派的首領，名叫岩倉具視。因為他生得口寬目突，人家都戲呼他爲壁虎。然而壁虎般容貌的岩倉，却是一個敢作敢爲的勤王健將。他對朝中大小同僚，獨推重西園寺，西園寺對他，也敬禮有加。他自己雖然不是貴族出身，可是極得一般抱有革新思想的青年貴族的擁護。還有，青年英俊的明治天皇也很信任他。所以在那次重要會議中，經過與溫和派一宵的辯爭，壁虎的激烈主張，終於佔得上風。朝廷的使者，在晨光曦微之中，動身赴二條城。

傳達皇帝的意旨。

離開這件事沒有幾天，西京的空氣，就驟然緊張起來。因為消息傳來，德川慶喜不滿於朝廷的處置，從二條城悄悄地遁往大阪去了，他的部隊，也漸漸的向大阪集中了。當時將軍的勢力，雖呈式微之象，但德川氏在二百數十年中所積累的威信，尚足以震懾人心。加以數萬雄兵，都願替他們的主人效死。如果德川慶喜借清除君側的名義，來一次『古迭達』，只有長薩兩藩幫忙的朝廷，是難期必勝的。這種情形，就使西京的人們，不論朝野上下，都陷於萬分的憂惶。『但願慶喜不做那種事罷，』他們這樣祈禱着。

然而也不是每個人都如此。譬如西園寺，對於這種緊張的局勢，

就好像滿不在乎的樣子。因爲他相信朝廷要求將軍交還采邑與人，乃是名正言順的事，慶喜抗不受命，是已犯了叛逆的罪名，師直爲壯，曲爲老，一旦發生戰事，朝廷的勝利是穩的。所以一般人都怕慶喜與朝廷決裂，西園寺却惟恐其不決裂。『但願慶喜早一點發動罷，』他這樣希望着。

因爲自己的希望如此，所以西園寺就最恨那些溫和分子的態度。一天，有兩個接近將軍的朝臣，跑到皇宮，要求參見皇帝，貢獻一點意見。那時天色已晚，在值差中的西園寺，親自點起燭燈，和他們交談。這兩人先對慶喜的私遁表示一番遺憾，然後說到他們最近曾去過大阪，看見慶喜正痛自悔改前非，預備在這數天內，卽來京謝罪。西園



寺便抓住他們着末一句話，要他們說出慶喜來京的確期。這兩人當然不知道怎樣回答，只好面紅耳赤而退。又慶喜舉兵前數日，有一個年老的朝臣，特地進宮與西園寺晤談，謂慶喜以數萬部隊，配置於各個要道，勢力正未可輕視，朝廷若與之決裂，結果殊難逆睹，所以爲朝廷的利害計，不如與慶喜妥協爲妙。西園寺聽了，便譏諷他道：「閣下乃是朝廷的忠臣！慶喜既決意要同朝廷以兵戎相見，你爲什麼不拚着一死諫阻他呢？」那老臣抱着羞愧走了。

德川慶喜舉兵，時在明治元年（明治天皇卽位的第二年，稱明治元年）一月，離開他遁至大阪僅三星期。他滿望於最短期間，一鼓而下西京，不料長薩兩藩的勇士，竟在半路上給他一個猛烈的抵抗，

戰訊傳至宮中，有一個某藩的家臣，於朝議時發表意見，謂這次戰爭，結果尚在不可知之數，朝廷最好把它看作私鬥，換句話，便是認長薩兩藩的行動爲未經朝廷許可，預留日後卸責的地步。西園寺聽見此話，怒不可遏，厲聲說道：

『假如朝廷認這次戰爭爲私鬥，那末一切都完了！』

這是何等遠大的眼光啊！所以在旁的岩倉具視，喜得直跳起來，對着二十歲的西園寺叫道：

『你看得很清楚，孩子！』

四 做了幾個月軍人

可是朝廷能夠認這次戰爭並非私鬥，却沒有法子否認它的或然的結果，萬一皇軍失手，慶喜打進京來，那將怎麼辦呢？朝廷於是計議到退路問題。它的決議是：京都如果發生危險，皇帝便行幸山陰道的丹波區，號召天下的勤王部隊，徐圖再舉；並因兩個位在京都西北的區域，情形非常混沌，決定先派員佈置。而這個重任，却很自然地落到岩倉口中的孩子身上。

出發那天，西園寺全身披掛，一早就到皇帝面前辭行。接着出宮上馬，率領一小隊士兵，向目的地前進。

時候是一年中的第一月，氣候可還像嚴冬一般。西園寺和他的部隊，一路上踏着不會溶化的雪，於暮色蒼茫之中，到達桑田郡的馬

路村。

第一次就碰到順利的事情。馬路村的人民，聞知皇帝的使節駕到，便出郊迎接，將西園寺及他的部隊，引導到村裏。西園寺這次出京，在倉卒之間成行，事先並沒舉行接受欽賜錦旗節刀的典禮，他身邊只藏着一張皇帝給他的委任狀。他的部隊，雖然不曾忘帶軍火槍械，可沒有帶足食糧。然而馬路村的人民，在西園寺出示委任狀之後，便伏地山呼，表示熱烈的擁護，接着替西園寺佈置行轅，替他的部隊張羅給養。已經走了一天路程，飢腸轆轆的鎮撫軍，至是始得飽餐安息。

馬路村原屬將軍的勢力範圍，自鎮撫軍進去之後，村中謠言紛起，謂事先避走的官吏，將率兵前來焚燬村落。加以距馬路村不遠的

龜山，又爲鎮撫軍計劃上必攻之地，只要那裏的藩主一表示抵抗，戰爭是立刻可以發生的。然而事情竟出乎意料的順利，不但馬路村不見有帶兵來焚燬村落的敵人，那龜山的藩主也懾於鎮撫軍的聲威，竟偷偷地逃走了，西園寺兵不血刃的佔領了龜山。

從龜山再進，是篠山。這個地方區域比較的廣，佔領也需要更厚的兵力。西園寺於是以勤王的名義，下令徵募志願軍。此令一下，前來投效者，絡繹不絕。而皇軍在伏見烏羽大捷的消息，亦適於此時傳至。鎮撫軍聲勢大振，瞬時間便佔領篠山。在進向篠山的途中，他們還繳了不少從大阪敗下來的將軍部隊的槍械。

自此之後，鎮撫軍進略各地，勢如破竹。西園寺終於在春光明媚

之中，完成他的任務。那時，京都附郭的戰雲，收歇已久，皇帝正行幸大阪，檢閱海軍。西園寺於是取道神戶，過往大阪，備受皇帝的嘉獎。接着，便隨駕返京。

維新開始時期的日本，是不容西園寺有片刻的安閑的。他交卸山陰道鎮撫總督不久，又拜命爲北陸道的鎮撫總督。

那是慶喜投降朝廷後一月，有一個將軍的舊臣，據會津城造反，皇軍與之鏖戰於越後的長岡附近，勝負未判，朝廷決議增派援兵。西園寺這一次可得着充分的準備時間了。他不但從皇帝領得了錦旗節刀，並且在半路上的敦賀，與一隻英國輪船，從容地磋商條件，以一千兩銀子的代價，裝運他的部隊至越後的直江津。繼由直江津進至

內田在那裏設立他的司令部。部署既定，他下令攻擊前進。其時敵軍的統帥，是一員能征慣戰的驍將，又得會津藩青年所組織的『白虎隊』加入，聲勢甚盛。然而西園寺到底沒有錯失這個發展軍事天才的機會。他穿着士兵的服裝，站在最前線指揮。左右屢次勸他不要冒這種危險，他都置之不理。因為像經驗宏富的軍事家一般，他是很懂得士兵的心理的。而士兵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經過一星期的苦戰，西園寺卒將敵軍逐退，攻克長岡。此後不久，他奉調為越後區討逆軍總司令部的參謀長。這使西園寺更易發展所長，因為他的觀察能力，原來是高人一等的。

然而帶兵與參謀無所不可的西園寺，命中却註定不是一個軍

人。隨着會津戰事的告終，西園寺便結束他的軍人生活了。

### 五 留學熱

西園寺何以命中註定不是一個軍人呢？爲解釋的便利起見，我們的話就得說回去，說到他的少年時代。

一般的歷史家都說：日本的文明，就是中國文明的推廣，日本人所知道的，沒有一樣不從中國人學去。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所以西園寺一到十餘歲時，他的環境，便把他訓練得成一個中國人。他從儒學家伊藤德藏，學習孔孟之道，從文學家秋田秋雪，學做詩文，而名重一時的書家近衛忠愨，又教他如何在珍視書畫的日本，佔得一



個地位。西園寺天賦本來不弱，不數年間，他就具備了舊文學——中國文學——的根柢。其時適值孝明天皇，爲挽回貴族的泄沓的習氣起見，設立一個學校，專收一般貴族子弟，施以教育。西園寺這纔開始受學校教育。說也奇怪，孝明天皇的新猷，並不能給西園寺以滿意，雖然那個學校，很有幾個名流碩彥，在充當教員，也不能使西園寺稍減他的不滿。

原來西園寺已經有他自己的意思了。他覺得時代已與從前不同，而學校中的功課，已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他看到一個比中國文學更重要的功課了。這個觀念，立刻引起西園寺搜求課外讀物的熱心。不久，竟被他採到一本英國史的中文譯本，悉心研讀。一個同學聽

知此事，勸他把這本書丟棄，免得被教員撞見，自招責罰。西園寺可沒有依從那個同學的勸告。此後，他又讀了許多關於世界情形的書，其中有一本，福澤諭吉的歐西近狀，他讀的更有興味。

西園寺從此便把自己沉浸在西洋文明之中。到了二十歲那年，他的對於西洋文明的愛戀，遂從行動上表現出來。他穿着西洋人的服裝上朝。

固然，在西服的穿着自己看起來，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可是一走進宮殿，西園寺馬上就感覺到同僚對他，態度同平時有些兩樣。他們先用驚異的眼光看着他，接着交頭接耳，好像在議論一件大事。突然地，從他們當中，閃出一個年老的官員，滿面怒容的說：

『西園寺君，幹麼穿這種服裝上殿啊？穿這種服裝，就等於甘心受夷狄的統制。要了解閣下的心事是很不容易的。你還不如把這種服裝換了罷。』

西園寺知道對他說話的人，就是以剛直出名的大原重德。可是他並不願表示屈服。他冷笑一聲說：

『大原先生，你的議論是很好的。不過，從現在起一年之內，朝服還是仍舊像你們那樣的長袖呢？還是像我這樣的短袖呢？先生能夠預先知道嗎？讓我同先生打賭。如果我的短袖輸給你的長袖，我情願切腹以謝先生。但如果長袖輸了，先生預備怎樣呢？』

大原先生是幸運的。不但因為他沒有同西園寺打賭，免得在一

年後輸給西園寺，也因為如他自己所說，並沒有知道西園寺的心事。如果知道的話，他也許會氣得半死。原來西園寺不僅身上穿着夷狄的服裝而已，他的心思，也已神往於夷狄之邦了。到夷狄之邦住了幾年，看看夷狄的風俗習慣，念幾本夷狄的書，已成爲西園寺唯一而且最大的願望了。而且這個志願，發生得很早。當伏見鳥羽戰役未啓之時，他還只有十九歲，就已與岩倉具視談起此事，當蒙岩倉的贊許。此後戎馬倉皇，這個問題，便暫時擱置。但西園寺出國求學之念，並沒有片刻忘懷。在會津亂事平定之後不久，他的行踪，便出現於日本的新都。同時朝廷方面，也接到他的辭呈，辭去越後口總督兼知事之職。

自內亂底定以來，熱中富貴的人，成羣地跑上東京，百計鑽營，希

望博得一官半職，光耀門戶。及西園寺敝履尊榮的消息傳出，這些人都相顧錯愕，以為西園寺犯了神經病。這也難怪他們，因為他們無從明白西園寺的心事。明白西園寺的心事的，除岩倉具視以外，只有被稱為『日本的諸葛孔明』的大村益次郎。

大村益次郎是一個通曉西洋兵學的東洋武士。他本來非常器重西園寺。長岡一戰，西園寺的軍事天才，突然顯露於世。大村於是一心一意地想把西園寺造成一個完美的軍人。他們在東京會面，便作了一次簡單的談話：

『我想不久就出國，研究西洋事情。』

『好罷。但不知你預備到那一國去呢？』

「法蘭西。」

「法蘭西？你仍舊希望做一個軍人罷。」

「不。只因法蘭西是歐洲文明的中心，我預備到那裏去學一點法律制度。」

大村現在纔知道西園寺的真正旨趣，在彼而不在此。可是他仍舊沒有打銷他的對於西園寺的希望。他先勸西園寺從一個開成所當教員的法國人，受個人教育，預備等自己正在籌備的橫濱陸軍學校成立之後，便命西園寺轉學。可是後來因為開成所監督再三懇請的結果，他終於命西園寺進那裏當一個正式學生。

開成所創始於將軍時代。它不但是陶鑄英才的教育機關，同時

又爲介紹外國文化的譯學館。現在日本的最高學府帝國大學，便是它的後身。西園寺在這裏所受到的益處，是不難想見的。

完畢在開成所的學業，西園寺出洋的念頭，益發濃厚了。「到法國去，」已經成爲他的口頭禪。有一次，他搭乘航行於東京大阪間的輪船，自舊都遄赴新都。大村特地趕至碼頭迎接。寒暄既畢，大村便說起他很希望西園寺所乘的輪船，在途中碰到一次猛烈的風浪，將西園寺「到法國去」的念頭，捲得無影無蹤。這本是一句玩話。然而大村的玩話，却引起西園寺非常正經的回答：

「猛烈的風浪算得什麼！就說真有沉船的危險，我也決定要去的！」

一切都很順利。明治二年十二月，西園寺帶着皇帝的准狀，歡天喜地的到了長崎。這個位在九州南部的都市，在數百年前，原來是日本的統治者留以通氣的一個窗口。從這個通氣孔，日本雖然流出了多量的黃金，却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科學的片屑。結果，在維新的發軔期中，長崎依舊是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的咽喉，而欲想出洋遊學的人，就得在那裏預備一二年再走。西園寺對於外國語，本已粗具根據，一年多的長崎留學，更幫助他獲得長足的進步，在二十二歲將近結束之時，西園寺便完成了他的出國準備。

一切都很順利。只有一事，似乎是美中不足。第二年放洋登輪之時，西園寺已不復能看見大村來送他的行。這個日本的維新偉人，竟



於數個月前，慘遭刺客的毒手了。

## 六 巴黎生活

一八七〇年一月，有一隻明輪式的汽船，從日本的橫濱開出，橫斷太平洋，向美國行駛。甲板上站立一個神采奕奕的青年，正把怡然的目光，對着激水的輪翼出神。他想，他是多麼的幸福啊！數年來所抱的渴望，如今是如願以償了。他畢竟在天下第一大洋中，度其乘風破浪的生活了。一會兒，他又想起將來的幸福。他知道自己在二十餘天之後，定可登上這個大洋的彼岸，而從那裏再走半來月的海程，便會在眼前展開他的寤寐不忘的目的地——巴黎。

巴黎——塞納河畔美麗的都市，自中世紀以來，便一竟保持着「世界女王」的尊稱。這裏有人工與天然所織成的極濃的享樂氛圍。這裏有積無數智力所造成的典型的西歐文明。簡單地說一句，你如果向這個「世界女王」要求無論什麼東西，她是一定不會使你失望的。

所以西園寺也躺在「世界女王」的懷裏，開始他的留學生活了。雖然在他光臨巴黎後不久，這個繁華的都市，爲了必須開演一幕資產階級軍隊與無產階級軍隊間的戰鬥，曾一度陷於淒涼的境况，可是他的學業，並沒有受到些微的妨礙，因爲戰事只繼續數天，便歸平息了。

初到巴黎的時候，西園寺由一個同國人的介紹，入巴克街的私立學校肄業。戰事平息後不久，他起程赴山明水秀的日內瓦，住在一個律師的家裏，補習法文。此後又到過馬賽，但最後卒回至巴黎，進密爾曼所設立的私人學校，專攻法語。同時，他又開始從阿科拉斯學習法律，阿科拉斯是有名的法學家，著作等身，就中民法一卷，尤傳誦一時。西園寺在名師指導之下，進步很快。不久，他便轉入巴黎大學。

西園寺出國之時，政府爲故示優異起見，特賜一千四百弗一年的津貼，較平常學生多出四百弗。但西園寺不願受此特別待遇，到底只接受一千弗。是時適值維新伊始，日本派往歐美的留學生，爲數頗有可觀。但一二年後，政府忽將大部份的留學生召回，原因是他們的

成績，不能副政府的期望，還有是因爲國庫支絀，無力負擔此種無謂的糜費。派往法國的留學生，十九都被召回。西園寺當然是例外。可是他眼望着同學絡繹回國，心中深抱不安。他覺得自己不應獨享官費留學的權利。從一八七三年十月起，他遂辭去政府津貼，而成爲自費留學生。政府中的老官僚聞知此事，都笑他這種血氣之勇，必貽後悔。只有在青年界中，西園寺此舉，與出國時辭去特別待遇，同樣博得好評。然而老官僚的話，究竟不能說沒有見地。西園寺自變成自費留學生後，經濟果然一天天的拮据起來了。他除變賣恩俸票券外，不能不另闢經費的來源了。碰巧那時日本的駐法使館需添人手，西園寺於是利用求學的餘暇，進公使館當一名書記，想把賺得的薪水，來維持

自己的開銷。可是這種辦法，也無補於西園寺的經濟狀況。這原因並不由於薪水的數目太小，也不是由於學費的負擔太大。西園寺所以入不敷出，是另外有原因的。

西園寺的性質，原來是脫洒不羈。三年的旅中生活，已把他造成十足的巴黎式了。他從這個充滿着享樂空氣的都市中，盡量地取得他的享樂。當學校考試將近舉行之時，在西園寺的書室裏，總可以看見一個美麗的女子，坐在西園寺的身邊。西園寺一會兒翻翻字典，一會兒又同那個女子談笑作樂。說一句時髦的話，西園寺是『讀書不忘戀愛』的。而當他穿着筆挺的西裝，跑到街上，或走進咖啡館之類的場所時，他的極濃的巴黎意味，又能使真正的巴黎人，見而生愧。以

法文通著稱於同學間的中江兆民，能夠替西園寺改正文法上的錯誤，但是一跑到馬路上，他立刻就感到他的法文通是遠不及西園寺的巴黎通那樣威風。而且這個年青的巴黎通，還沒有脫掉東方貴公子的習氣。有一天，他同一個好友，上酒樓覓醉。他的朋友偶不經意，把窗門上的一框玻璃打碎了。侍者現着不好看的臉色，嘴裏嘮叨着，大概是說他們應負賠償的責任。西園寺靜靜地問那侍者道：

『我們照數賠償之後，你能夠不再教訓我們嗎？』

侍者的『是』字一出口，西園寺立即拿起手杖，將窗門上所有的玻璃，砰砰碰碰的，搗個精光。接着付了玻璃的代價，在侍者驚愕的眼光中，他和朋友揚長地走出那酒館。西園寺常常演着這種豪闊的舉動。從

公使館辛苦賺來的錢，就這樣的飛快地流到咖啡館主人或酒館老闆的袋裏去了。

可是公使館的職務，雖然不能替他解決經濟問題，但也給與他以不少益處。它不但幫助他獲得辦事的經驗，而且又幫助他明瞭國內的政治情形。譬如明治十年西鄉隆盛的叛變，他因為接近公使館的緣故，事先早已明白。其時適有一個出身薩族的留學生，要想動身歸國，西園寺不忍見其分享西鄉隆盛的運命，竭力加以勸阻。那個人的前途，卒因西園寺的一語而得保存。

我們不要忘記，巴黎是你要什麼便給你什麼的。西園寺從這裏取得他的享樂，也從這裏取得一些享樂以外的東西。

西園寺的法學啓蒙師阿科拉斯，不僅是一個法學家，同時又爲一個廣於交遊的人。他一面對西園寺盡量地灌輸法國的固有文化——自由思想，一面又介紹給西園寺以許多朋友。這許多朋友之中，有一個外科醫生，最喜歡討論政治。他那時正在計劃一種報紙。因爲同西園寺非常要好，他請西園寺替他的新刊物定一個名稱。西園寺的提議，雖然這一次沒有獲得他的採納，但後來他出第二種刊物時，忽然記起西園寺所擬的名稱，終於採用了它。那個外科醫生，便是將來歐洲政治舞台上的要角，老虎總理克利曼梭。

克利曼梭目中的西園寺，是一個討論政治的同志。而到了孟特斯夫人眼中，西園寺就變成一個文學家。孟特斯夫人是法國有名的



女作家。她對於日本的戲劇及小說，很感研究的興味，便去請教一個認識的日本人。那個日本人覺得這種事情，西園寺最爲擅長，於是把西園寺介紹給她。隔時不久，西園寺與孟特斯夫人合編的一個日本戲劇，遂在巴黎的奧迪安大戲院開演，而博得盛大的稱譽。孟特斯夫人曾把賣稿所入，分一半給西園寺。但西園寺卒却而不受，雖然那筆款子，很穀他上幾個月的咖啡館。

除出在經濟上稍爲感受一點痛苦外，西園寺的巴黎生活，是十分幸福的。然而幸福生活中的西園寺，似乎還沒有把正在掙扎奮鬥中的祖國忘掉。所以有一天，與阿科拉斯作了一次談話後，『你的國家，不是在等你歸去服務嗎？』這句話，便不絕地在他的耳邊響着，一

## 直響到他整裝返國。

### 七 自由的碰壁

西園寺出國之時，是二十三歲的青年，等到度過了巴黎生活回來，他已是三十三歲的中年人了。在此十年中，日本一心一意的從事建設，所以西園寺歸國之時，日本的面目已煥然一新。鐵路造起來了。實業也興辦起來了。可是西園寺對於這些，並不表示若何欣慰，爲了一件事，他反而憂悶起來了。這件事是什麼呢？那就是日本表面上總算是一個現代國家了，而爲國家的基礎的民衆，却依然沒有進步。說得明白點，他們還配不上做現代民族。西園寺於是深深的抱起創造

新民族的志願。這種志願，自然歸結到提倡教育。碰巧那時有幾個法國派的法官，在計劃一個研究學術的學校，西園寺便加了進去，爲發起人之一。隔時不久，遂有明治法律學校之出現。籌備的事宜剛告一段落，西園寺又得在新成立的學校，擔任講師。他講的是憲法與行政法，法律學校中最重要科目。

辦學似乎是西園寺的特嗜，在出國遊學以前，他已經辦過一次學了。校名是立命館。地點是西京。他把自己的邸第，充作校舍，並以極客氣的態度，聘請當時的名人爲教授。而他所選定的科目，又都能合時代的需要。因此報名進學者，十分踴躍。漸漸的，立命館的名字，遠近的人都知道。它的生命，可也就此結束。因爲官廳恐怕立命館將惹

起政治上的問題，突然下命將它封閉。而西園寺辦學的熱誠，結果只換得七天的謹慎命。

西園寺當了幾個月的學校講師，便有幾個朋友，來邀他加入他們正在計劃的報館，鼓吹自由思想，提倡改造政府。原來那時候的政府，剛從將軍取回政權，却又把它送到薩長兩藩手裏了。愛國志士，覺得這種情形的延續，乃是維新事業的障礙。於是決定從宣傳自由思想入手。藉此推倒藩閥政治。西園寺最初的志願，在於提倡教育。但在這時，他的觀念，已發生變動了。他覺得政治究屬是改革運動的第一目標，而從事改革政治，結果定能爭得更多的自由。剛從自由之國歸來的他，終於答應松澤求策與中江兆民的請求，毅然出任東洋自由

新聞社社長，同時兼主筆職務。明治十四年三月十八日，負有重大使命的東洋自由新聞，遂第一次與日本人相見。

這是一種八西頁的日報。在創刊號上面，西園寺做了一篇發刊辭，題名人類的自由與政治上的自由，對於自由的要義，闡發無遺。自此以後，報上每天有西園寺的負責論文發表。西園寺工於詩詞及小品文學，所以他的論文，顯然呈現一種文學家寫論文時所特有的風格，與同社友中江兆民洋洋灑灑的政論文字，有異曲同工之妙。有時候，他覺得他的文稿已足字數，便把它發出去。但校樣來了，他忽然發現他的文章是意外的短。

『鉛字原來是會喫文章的！』

這麼想了一下，便提起筆來添寫。西園寺那時的忙碌，是可以想見的。

東洋自由新聞未發刊時，民間已知道一點自由的意義，要求開民選議會的呼聲，常有聽到，藩閥把持下的政府，遂視自由思想爲大敵。它恢復京都警察廳，專事取締自由思想。而東洋自由新聞，適於是時產生。民間看到這種刊物，好比服了一帖興奮劑，而在政府，則宛如受了一個炸彈。最使政府中人吃驚的，是西園寺以貴族出身的人，居然也與東洋自由新聞發生關係，宣傳民權思想。他們以爲西園寺從國外得了喪心病狂之症，纔有此肆無忌憚的舉動。有幾個軍人，說西園寺的思想，就是虛無黨的意思，主張立刻就「幹了他」！同西園寺要好的，都怕起來了，尤其是岩倉具視。他以政府的名義，遣人送一勸

告書於西園寺，勸他脫離新聞社。

可是勸告書並沒有發生效力。西園寺鼓吹自由的決心，已不是一紙勸告書所能動搖了。什麼日本還沒有達到實行民治的程度，什麼東洋自由新聞有釀成文字獄的危險，這類的話，東京日日新聞主筆岸田吟香，在西園寺未出任東洋自由新聞社社長以前，已對他說過不知多少次了。西園寺却都一笑置之。當然，他對於忠告者的好意，是很知道感激的，可是他的屹然不拔的意志，却使勸告者望而却步。東洋自由新聞出到後來，鋒鏃一天天的顯露。勸告西園寺離社的人，也一天天的增多。但西園寺屹然不動如故。岩倉知勸告已成絕望，於是決定採取最後一着，借皇帝的力量迫西園寺離社。

東洋自由新聞自西園寺脫離之後，便被政府勒令停刊。日本的新聞事業史上，從此永留着一種只出了三十四期便歸夭折的日報。除了七天的謹慎命以外，第一次辦報給與西園寺的報酬，與第一次辦學可說毫釐無差。但辦報似乎比辦學更易鬧出亂子，爲了要強迫西園寺脫離報社，結果牽動到皇帝，而報社的會計先生松澤求策，竟至琅璫入獄，嘗七十天的鐵窗風味，這是鼓吹自由思想者所不及料的罷。

八 世界主義者

脫離了報社，西園寺回到明治法律學校，又埋頭於講學。西園寺



的主要性質是脫洒，因此他的行動，就好比行雲流水一般，做到那裏，便是那裏。他可以爲鼓吹自由，去當報館主筆，也可以抱着爲國家服務的觀念，入政府做官。所以講了沒有多少時候的學，棄官已久的西園寺，終於又同政治發生關係。他受參事院院長伊藤博文的請，入參事院爲助理參事，在院中的內務部服務。其後伊藤出洋考察憲法，西園寺也隨行。到了歐洲，西園寺宛如與分別一年的故人，晤對一堂，其樂可想。但是後來在回國的途上，却發了一次感傷，這是因爲岩倉具視逝世的消息，忽然從國內傳至，他的知己，又弱一個了。

回國不久，西園寺便補了參事院的正式參事，從內務部調司法部供職。明治十七年，新勳位制度頒布，西園寺以門閥與勳功俱相當，

得封侯爵。翌年，任駐奧全權公使。駐奧一年餘，即乞假回國。明治二十年，改任駐德公使，因此得目擊青年愷撤排擠鐵血宰相的一幕。明治二十四年，任滿歸國。

在西園寺使奧期內，日本已大大的改革她的政制。明治二年所設置的二官六部，這時候是被廢止了。內閣制在伊藤博文指導之下建設起來了。及西園寺完成使德的任務回國，日本已經有了一個議會。她完完全全的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了。她一面在休養生息，一面在等待發展的機會。說也奇怪，西園寺在這個時期內的職務，如上議院副院長、賞勳局總裁、樞密顧問官，都用不着怎樣操心，因此使得他也同國家一樣，只好在休養中等待發展的機會了。但日本的發展機

會終於來臨了，一八九四年黃海一戰，我們中國海軍的無能，造就了日本蓋世的雄名。於是西園寺也蹶然而起，奉政府命令，出使朝鮮，發揮他的外交手腕。從朝鮮回國，喘息甫定，又因伊藤博文的推薦，出任文相。

自從脫離明治法律學校，入政府做官以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並沒有使西園寺棄掉振頓教育的觀念。而在此時，國家竟把管理教育的大權，放到他的手裏，事情是多麼適巧啊！好比沙漠中的旅客發現清泉一般，西園寺喜得連血都湧上來了。他帶着十二分的興奮，走馬上任，上任沒有幾天，便召集一個全國師範學校校長會議，宣佈他的教育方針：

「日本以前的教育方針，是保守的，因此使得建設新日本的思想，無所寄託。我們此後應該以順應世界的潮流，爲我們的教育方針。我們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果然不出西園寺所料，他的教育方針一宣佈出去，反對的聲浪，便如怒潮一般的起來。主張維持固有教育方針的守舊派，不論在朝的與在野的，都對他施行猛烈的攻擊。

「西園寺是世界主義者！」

他們對剛上任的文相，給與一個新的頭銜。其實，這個頭銜，是西園寺所笑而不敢受的。他的主張，不過以爲日本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不能離世界而獨存，所以她就應該採取其他民族的長處，來促進自

己的文化。但在當時的守舊派看來，這種觀念，便是世界主義，大有危害國家的可能。因此守舊派的報紙上，常常發表痛罵西園寺的論文，甚至以暗示的筆調，嗾使愛國狂的志士，用對付森有禮（黑田內閣時代的文相，明治二十二年遇刺死）的手段去對付西園寺。起初，西園寺孤立無助，守舊派的氣燄，大有把他一口吞下之勢。然而西園寺並不因此喪失他的勇氣。他知道從前辦學辦報，只因為自己無職無權，所以結果都不免碰壁。現在，他已做了堂堂文相，那有甘自退讓之理？所以他倒底硬着頭幹去了。

幸運得很，這一次奮鬥，結果並沒有使他失望。因為他的主張，在堅持了幾個月之後，漸漸地獲得許多人（包括皇帝在內）的贊助。

向來反對他的，也爲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所感化，而停止對他的攻擊。兩年之後，他與陸奧宗光等合辦一種雜誌，由他定名爲世界的日本，並不時在這刊物上發揮他的主張。他極力地把日本拉進世界，但已經沒有人說他是世界主義者了。

### 九 政友會的救主

隨着馬關條約的簽訂，日本的外交台柱陸奧宗光，便患病辭職，閣議決以文相西園寺兼理外相。當此之時，日本承大戰之後，創痕未復，而俄德兩國，却得步進步，百般挑釁。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很可以想像外相之不易爲。然而西園寺鼓起與國內守舊派爭鬥的餘勇，和

國外的強隣相周旋，逆來順受，措置裕如。結果日本的外交難關，因西園寺的應付得法而度過了，西園寺的心血也差不多用盡了。幸伊藤內閣不久解體，西園寺於是始得稍息仔肩。他爲恢復健康及考察世界近況起見，又作了一次歐遊。病愈歸國，適第三次伊藤內閣成立，西園寺也第二次出任文相。但不久舊病復發，他便把這個職務辭去。從此以後，他一面休養，一面却幫助伊藤進行組織政黨。

伊藤組織政黨的念頭，發生得很早，但一因乏人幫助，二因自己沒有工夫，終於沒有着手進行。第三次伊藤內閣倒後，這個日本的第一忙人，已可鬆一口氣，而西園寺又答應助他一臂，上面的兩重困難，都已不成問題。所以伊藤的素願，便很快地實現了。當組黨正在進行

的時候，伊藤一碰見人，便訴說西園寺如何如何幫他的忙，說話中儼然帶着『西園寺吾之子房也』的意思。

明治三十三年九月，政友會舉行成立典禮。此後一月，伊藤以政黨領袖，出組他的第四次內閣。同時，西園寺亦拜樞密院院長之命。但伊藤登台不久，便被山縣有朋與松方引次郎排擠以去。這兩人與伊藤同爲元老，同爲皇帝的親信，却與伊藤互相傾軋。他們不僅推翻伊藤的內閣，而且力謀破壞伊藤的政黨。他們捧出反對政黨最力的桂太郎，繼伊藤組閣。及伊藤自歐洲締結英日同盟回來，有聯絡其他政黨，推翻桂內閣之企圖，山縣等於是也採取最後的對付。他們運動皇帝，下令任伊藤爲樞密院院長，並勒令脫離政友會。當伊藤在皇帝面



前聽到這個諭旨時，好比頂上起了一個焦雷，急得不知道怎樣回答。出宮之後，連忙找他的子房商量。他們計議了一會，伊藤入宮覆旨。他欣然地接受樞密院院長，同時却提出兩個條件：一，請皇帝下令山縣與松方兩人，也進樞密院供職；二，請以西園寺繼任政友會總裁。於是這一幕政爭的結果是，伊藤與西園寺對調，而山縣與松方兩人，則在「禁閉」伊藤之後，竟把自己也「禁閉」起來，並且受伊藤的監視。

西園寺替伊藤的打算，固然十分周到，可是他自己却苦了。因為政友會在伊藤總裁時代，有些黨員，因為他們的總裁，曾經有一時與桂內閣妥協，一怒離黨。還有些黨員，則因為伊藤不肯與桂內閣澈底合作，覺得沒有意思，也宣告脫離。這個日本的最大政黨，已漸呈式微。

之象。自伊藤將被關進樞密院的消息傳出之後，黨內情形，益發不妙。大部分的黨員，以為前途已沒有希望，紛紛然自尋出路去了。所以政友會在西園寺接任總裁之時，已冷落得像一座墟墓。它差不多要在無形之中消滅了。

可是其中到底有少數忠實分子，抱着『楚雖三戶，亦能亡秦』的信念，死守勿去。他們在伊藤被逼離黨之時，也曾經有過短時期的沮喪。但一聽到西園寺接任總裁的消息，他們便立即回復已失的勇氣。明治三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他們的新總裁來了。他穿着簇新的禮服，純白色的褲子，愈顯得奕奕有神。在熱烈的歡迎中，他跑進政友會的黨部，舉行正式就職典禮。政友會的殘餘黨員，除少數地位較高的

人以外，大部份都與西園寺無一面之雅。他們只從別人人口中，知道一點西園寺的思想、品性及行爲。現在，他們平日所渴慕的人，竟和他們同聚一堂，討論黨務了。西園寺誠摯的態度與警闢的議論，是如何的使他們興奮鼓舞啊！

接着，政友會在西京舉行一次黨員大會。西園寺當然是大會的主席。因為無論何人，都急於要知道西園寺怎樣領導政友會，所以他的第一次演講，便引起黨內外深刻的注意。西園寺劈頭就宣佈政友會的態度，是反對現內閣的。可是他後來又聲明，雖然抱着這種態度，政友會的黨員，還得存着一個憐惜「搖苗」的心思。他以生動的語調，表達透澈的觀察，只說得會場上的掌聲，猶如春雷之動。從那天起，

政友會每個黨員心中，都種着一個堅固的信念：他們已經得着一個能幹的領袖，政友會是毫無疑問的要復興了。

第二天，桂太郎從報上看到西園寺的演辭，不知道「猺苗」兩字作何解釋，便去請問別人。這個人告訴他說，「猺苗」就是中國古書上的苗族，在西園寺的演辭中，這是暗指現內閣而言的，因為中國的古書上有一句話，意謂仁德之君，當以感化苗族，拯苗族於水火爲己任。桂太郎聽了，皺着眉頭，呆了許多時候。他萬萬料不到去了一隻狼，反而來了一隻虎。

然而此後兩年間，他們兩人，竟沒有機會舉行溫和的政爭。因爲日本空前的重要時期到了。

## 一〇 劃時代的內閣

是二十世紀的初葉，在『亞洲的鬥鷄場』中，發生一次現代化的戰爭。日俄兩國，各動員數十萬的兵士，以最新式的兵器互相搏擊。結果，西方的泱泱大國，竟被東方的彈丸島國，殺得大敗虧輸。由酷愛和平的美國總統，出任調停，締結和約。

當和議未開幕時，日本的民衆，惑於桂內閣的豪語，抱着一個奇怪的奢望，以爲他們一定可以從俄國得到一大塊的割讓地和一大筆的賠款。及和約內容宣佈，他們大所失望。數萬羣衆，齊至日比谷公園集合，高呼不承認和約。繼出發遊行示威。有一部分人，闖進內相的

住宅，縱火洩憤。還有些人，則擁入首相的私邸，欲得桂太郎而甘心。東京市內秩序大亂。後來雖經政府借軍隊的力量，將暴動鎮服，但民衆的餘怒，一時還不能平息。

當時政友會的黨員，對於和約，也非常不滿。一部分黨員，曾雜在羣衆之中，參加日比谷公園的暴動。而預備在下次國會開幕期間，以反對和約爲題目，乘機煽起風潮的黨員，亦不在少數。西園寺起初只靜靜地看着黨內外的人，翻天覆地的在鬧，並不表示意見。有一天，在舉行演講的時候，他突然宣佈他對和約的態度。他說，樸資茅斯和約，並無可以反對的理由，日本的民衆，應該着眼於戰後的復興事業，而不應斤斤於暫時的、微細的利權得失。不但在黨內發表他的意見，而

且預備將演講稿送至東京日日新聞刊布。黨內的高級職員，極力反對此舉，理由是這個演講一在報上發表，定將激起民衆的反響，減削民衆對政友會的信仰，於黨的前途，至爲不利。但西園寺的態度非常堅決。

『只要對國家有益，犧牲一二個政黨，算得什麼！爲喚醒民衆的迷夢，我的演講，應該立刻宣佈！』

說着，西園寺終於將演講稿發了出去。

戰爭是殘酷的，同時可又是公平的。它帶給戰敗國以種種災殃，又把同樣的災殃，帶給戰勝國。日本的民衆，只曉得在戰時竭盡他們的本分，但戰後應該怎樣，他們就不知道了。他們只看見自己已打了

勝仗，沒有看到戰爭給與他們的創痕。他們不知道戰後的創痕，是應該靜靜地調治。西園寺覺得這種情形，非常危險，於是奮然而起，大聲疾呼，欲以政黨領袖的地位，糾正民衆的錯誤。他立志要使囂張的民氣，沉靜下來，埋頭於戰後的復興事業。而這種觀念，恰好引起西園寺組閣的決心。

西園寺一生，始終本忠君愛國的心理，努力於提高日本的地位，個人的功名富貴，他是看得很淡的。這時他快近六十歲了，二十餘年的政治生活，他還沒有當過一任首相。雖然組閣的機會，曾經來找過他幾次，只因他每次都極力遜謝，那些機會，便找到別人頭上去了。爲了這件事，他竟獲得「政權盲者」的頭銜。日俄戰爭以後，西園寺已



改變他的意思，他決定不再做『政權盲者』了。然而這是旁人所不明白的。所以桂太郎有一天竟特地跑去看他，請他出而組閣。原來那時候的桂內閣，業已發生動搖，但桂太郎戀棧心熱，還極力地在掙扎着。起初，他很樂觀。因為他的最大政敵伊藤，這時已任朝鮮總督去了。具有和他爭閣席的資格者，便只有西園寺一人，如果西園寺一表示遜謝，那麼天下又是他的了。桂太郎的意思，以為西園寺一定能夠繼續保持其原來的謙德，所以特地跑上西園寺之門，送一個假意的人情。沒有料到西園寺在聽完他的請求以後，竟簡短地答道：

『就這樣罷，看在國家面上，我將勉為其難。』

桂太郎的如意算盤，沒有打成。西園寺內閣，遂於明治三十九年一月

七日，宣告成立。

這個內閣的第一使命。如其總理所決定，爲療治日本戰後的創痕。所以上台之後，便着手於戰爭空氣的化除，與和平環境的建立。在西園寺內閣期內，日本先後與歐洲列強，締結互尊主權維持和平的協約。並派遣代表，出席萬國和平會議。因了政府有力的宣傳，人民漸知除戰事以外，還有更重要的事務，從此便靜靜地埋頭於建設了。

日本承大戰之後，國庫一貧如洗。所以西園寺內閣，便以充裕國家財政，爲其第二使命。關於這件事，它也大大的成功。它是首先頒布鐵道國有法令的內閣。因了這個法令，不但日本的財政，就是國防，也獲得極堅固的保障。在此以前，鐵道國有計劃，雖然常常談起，只因爲

鐵道的大股東三菱，是有名的資本家，人家都不敢開罪，這個計劃，就此擱置。西園寺上台不久，便毅然地宣佈將實行這個計劃。當時有許多要人，勸他不要操切，甚至伊藤也如此。但西園寺乾綱獨斷，竟向兩院提出鐵道公有法，請予通過。與三菱有關的憲政本黨領袖，曾極力從中破壞，然而最後的勝利，倒底屬於西園寺，因為他原是以政黨領袖出而組閣的啊！

在西園寺內閣時代，因西園寺作了一次滿洲旅行，日本纔在滿洲着手拓殖事業。

在西園寺內閣時代，日本纔自二等國昇爲一等國，與歐美列強分庭抗禮。

然而這都不是西園寺內閣最大的光榮。它還有更光榮的特點。在第一，日本自有內閣以來，組閣者都係長薩兩藩出身，好像除出他們，其他的人，都不配組閣似的。到了西園寺，纔第一次以貴族出身的人，出任閣揆，打破長薩兩藩包辦政府的舊例。第二，日本起初沒有政黨內閣，迨至明治三十一年，日本最早的兩個政黨，即自由黨與進歩黨，合併爲憲政黨，出組第一次政黨內閣。但這個內閣，猶如曇花之一現，轉瞬間便歸於消滅。第四次伊藤內閣，似乎可說是比較完備的政黨內閣了。但伊藤係長藩出身，他的內閣，依舊脫不了藩閥政治的意味。到了西園寺內閣，組閣者既非藩族出身的政黨領袖，內閣的生命，又延長到兩年有餘，於是始替日本的議會政治，開一新紀元。

一一 退隱林泉

然而日本這個國家的政治組織，奇妙得很，雖說憲政已上軌道，可是天皇的吩咐，臣下不得不服從；元老的意見，可以不負憲法上的責任。因此，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四日這個劃時代的政黨內閣的瓦解，我們竟不能以對通常國家的看法去搜求這次政變的原因。大概說起來，一般人都歸之於長闕的陰謀，在後面策動的就是山縣有朋和桂太郎。西園寺爲伊藤的謀士，而山縣却又是伊藤多年的政敵。中日戰爭以後，日本的內閣，原是像走馬燈似的由伊藤和山縣輪流擔任的。及至日俄戰後，這角色便輪到西園寺和桂太郎去扮演了。

所以等到明治四十四年的八月，西園寺又繼桂太郎而組閣，但是並不長久，一年之後，即大正元年的十二月裏，長閼又肆其陰謀。當時閣員中的上原陸相，是屬於長閼的，他竟在全國緊縮的時候，擅自擴增兵力；而當西園寺責問他何以不經閣議，他又獨自向天皇辭職，這麼一來，內閣乃不得不以不統一而總辭職。長閼的陰謀得逞，做內務大臣的桂太郎又悠然地步出宮門拜命組閣了。

『打倒閥族擁護憲政！』等大家明白這次政變原因之後，全國都憤然的喊出這樣的呼聲，政友會固然是主要的反對黨，就是一向對政友會無甚同情的人，也都在這口號之下集合起來，爲勢甚猛。但是明治新崩，大正剛剛即位，天皇不能讓國內這樣的鬧下去。於是爲

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經天皇的面諭之後，就對黨員作一番演說，委婉地說明他不得不公忠體國，辭去總裁之職的原因，並勸同志不要逞一時的感情，而陷目下的時局於不可收拾之境。『倘若諸君抱定決心，將來總有達到目的之一日，』算是他最後的贈言。

演說雖然悽惻動人，可是民衆的激昂，並不因此而低減，桂太郎亦終不得不將首揆讓諸別人了。

而這位年已花甲的老政治家，却就從此退居林泉。彈彈琵琶，過其晚年的生活。除七十歲的時候，巴黎和會開幕，曾做了一次全權代表，到慘罹兵燹的舊遊地去唏吁憑弔了一番。以外，便一逕住在風景優美的別墅裏，逍遙自在的栽植盆景。

他的別墅有好幾個，東京的駿河台，興津的座漁莊，京都的洛北莊都是。他近來大概是住在興津的時候居多，那裏有碧綠的海波，富士山巔的白雪，使他一世都欣賞不厭。美中尚有所不足的，只是常有一些爲名利而勞碌的小政客，不時要前去拜訪他老人家。因爲伊藤既於明治四十二年在哈爾濱車站，以安重根的一擊而喪命，而山縣松方亦都於一九二二年先後謝世，從此日本的元老便只剩他一個。換句話說，就是他已做了全國唯一的「家長」。正像我們鄉村裏，雖然已經有了選舉出來的村長鄉長之流，但你若想拖動堂衆財產或有什麼大事的時候，「家長」總得說一句話一樣，座漁莊那位年已八十有六的老頭兒，便這樣的隱隱地支配着日本的政局。



能!

